

管見抄

和書門		特別	一八七二一	茅六十一番函	八九
類		號	冊架	冊架	冊架

国立公文書館			
番号	和18721		
冊数	9 (4)		
函号	重	4	1

共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管見秋五

文集五

卷第卅五

榮林一

榮林序

元祐初予罷校書郎与元徽之將應

制舉退居於上都華陽道觀閉戶累

月揣奪當代之事搆成策目七十五

門及徽之登首科予吹竽凡奇應對



者百不用一二其餘自以精力所致
不能奔捐次而集之分為四卷曰命
曰策林云尔

一策頭二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廷身張禹令
持下殿雲攀檻以折成帝容之後當
埋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每覽漢

味死上對

二策頭二道

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
教則移風故億地之所趨在一人之
所執是以恭默清靜之政立則復撲
保和貴德賤財之令行則上讓下競
怨已及物之誠者則蒼生可致於至

理養老敬長之教洽則皇化可升於
太平由是言之蓋人之在教若泥金
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道之工拙
化之善否繫乎君之作為伏惟陛下
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則太平之風
大同之俗可從容而馴致矣臣聞教
無常興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常

亂蓋興發理亂在君上而執而已教
君之作為一教興廢之本君之舉措
為人理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
之人獲其福一違善道則天下之人
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於
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漸於興交應
之間實猶影響今陛下以棟建

棟

皇極為先則大化不得不流矣以欽
 若前訓為本則大樸不得不復矣以
 緝熙垂績為念則五刑不得不措矣
 以祗奉宗廟為心則五教不得不
 敷矣而尚有未流未復未敷之問珠自
建已下皆疊此乃陛下芳謙之德
策問中事未過故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
多連故不自見其功也臣何足以知之
 然臣聞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此
 言王者行道非始之難終之實難也
 陛下又能終之則太平之風太同之
 俗如指掌耳豈止化流撲復刑措教
 敷而已哉

三策尾三道

目鄙人也ミシ生仁壽之代沐シ文明之

化始以進士舉及弟又以拔萃選授ス

官則臣之名既獲貳成ニ君之祿也

受一命シ維天地不來仁於易狗而吠モ

澹思シ姜潤於滄溟倦シ之誠蓄シ之久ク

矣幸遇陛下發シ考求之詔垂シ下清

之恩詳延シ謀猷親覽シ條對達不講

之日ニ維許シ祕言シ當無過シ之朝不知シ存

迷シ無禪清問有負シ皇明仰シ冒宸嚴伏

待罪シ虔謹對シ臣幸逢昭代得シ列明庭

慙シ無嘉言シ以免清問シ輒シ罄シ狂瞽唯

陛下擇シ之謹對シ臣生聖代卅有五年

蒙陛下育シ之恩親シ陛下升シ平

之化シ諫シ膺シ詔選シ先賦シ天庭安足シ親シ秉シ

物物
全注曰
生乃物
家也
天地
以之如
西車
南
相
注
物
天
之
物

下

德音條對清問達旁求之日雖許真
言者已理之朝將何極諫壘黷 聖
鑒俯伏待罪謹對

四美謙讓

懋榮閣中事
連贊美之

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謂之理非
理也自謂之亂非亂也自謂之安非
安也自謂之危非危也何者蓋自謂

理且安者則自驕自滿雖安必危自
謂亂且危者則自戒自強雖亂必理
若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則成德大業
斯不遠矣伏惟 陛下嗣建皇極司
牧蒼生夙興以憂人夕惕而修己以
今日之理。陛下視海內未以為安
而又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弊無不革

新無不興ノミ今則嚴禮郊屆イソコト猶謂敬之
不至ラ愛養黎庶シ猶謂惠之カ不弘ハ省罷
進獻ノ猶謂惠之不弘ハ省罷進獻ノ猶憂
人之困窮ノ獨免逋租ソ猶慮農之勤ト墮
搜揚シ俊又ト猶畏賢之遠逸ト僻濫罪慶
猶念獄之非辜ト左定矣ト戈猶懼其未
戢シ陳柔夷ト狄猶恐其未省ト文ト化泰乎
陰陽猶勗ト之以冥德ト重光並乎日月
猶讓ト之以不明ト斯乃一陛下ト等謙之
心ト合天運ト之不息ト也勤恤ト之德合地
道ト之無疆ト也如目者ト何所ト知ト焉ト何所
述ト焉ト伏以ト聖聰ト貴聞ト英議ト苟有ト愚
見ト敢不ト極陳ト

五塞人望歸來心

在慎言
動之初

夫欲使人望塞來心歸者無他焉在
陛下填初之所致耳且聞天子動則
史左史書之言則右書之言動不書非
威德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之焉若
王者言中偏動中變則千里之外應
之百代之後尋之況其迹者乎若言
非宜動非則千里之外達之百代
之後笑之况其迹者乎是故古之天
子口不敢戲言身不敢妄動必三
省言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
臨兆民且伏見天下之目專然以
觀陛下之動也天下之耳顯然
以聽陛下之言也則陛下出一言
不終日而達朝野動一事不浹衣而

聞於華夷。蓋是非之聲無翼而飛矣。
損益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不
慎之哉。敬之哉。伏惟觀於斯。察於斯。
使一言一動無所苟而已矣。言動不
苟。則天下之望塞焉。天下之心歸焉。

大政必成。化必至。在敬其終也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冊。事雖易舉。政

則難成。豈天之空岳將行之未至。思

臻其極。行質苟疑。夫歎使政必成。化

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終之苟

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

之政。不虛行也。淺行之則小理。深行

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其猶影響

矣。然則天下至貴。王化至大。增減損

益難見其形是以以之損者雖不見
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
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 陛下
但推其誠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
用不知自鑄其極此先王終日所務
者也終已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
化之深淺計其風俗之厚薄焉臣
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
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
而至也 陛下誠能久而終之則何
慮政不成而他不至乎

七不勞而理

在順人
心教

問方今勤恤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

猶秋。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為。而理令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為得至於此。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為君也。無常心。以天下心為心。五帝之為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為欲。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故風歸無文。而化從刑賞。不誡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為。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豈臣請以三代已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

何哉。巨篇萬在之。然立粗知其由矣。
豈不以己心為心。抑天下以奉一
人之心也。以己欲為欲。使百姓以從
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
欲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
雖宵衣旰食。勞體勩精。纔可以致小
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
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寔惡。賞雖
厚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教。是以勤
勞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
古御今。以三五之心為心。則政教何
憂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為欲。則懲勸
何畏乎。不行政教。治則不殷。憂而四
海寧。懲勸行則不動。勞而萬人化。此

由捨已從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且
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文
古然以百姓心為心目以為致貞觀
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願陛下
從而鑒之副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夫
下幸甚

八風化澆朴由教不

閔氓倍之理亂風化之感衰何為得
於往而失於來薄於今而厚於古或
曰興替之道執在君且又云澆朴之
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
且聞代之澆醜人之朴略由上而不
由下在教而不在時蓋政之感者定
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

此下不主元

戰伏清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曰聞
周德^帝滯^帝衰君曰陵^レ替^レ殫^レ食^レ依^レ割^レ分^レ為^レ
戰國秦氏得之^レ以暴易^レ亂^レ曾未^レ旋^レ踵^レ
同歸覆^レ亡矣漢勃興奄^レ有^レ四海僅能
除害未暇^レ化^レ人^レ迨^レ于文帝景帝始思
理道躬行慈懷人用富安禮讓自與
刑罰不誡^レ孫平之美隣於成康載在
漢書陛下^レ契聞^レ之矣^レ并及魏晉迄
于梁隋喪^レ亂^レ知^レ多^レ始^レ不^レ足^レ數^レ我高祖
始造^レ區^レ夏未^レ遑^レ緝^レ造^レ于太宗玄宗
抱^レ聖^レ神^レ文武之^レ安用^レ身^レ柱^レ姚^レ宋之^レ伏^レ
謀^レ猷^レ啓^レ後^レ無^レ怠^レ於^レ心^レ德^レ澤^レ施^レ行^レ不^レ遺^レ
於^レ物^レ所以^レ刑^レ措^レ而^レ百姓^レ欣^レ戴^レ兵^レ偃^レ而^レ
萬^レ方^レ悅^レ隨^レ近^レ無^レ不^レ安^レ遠^レ無^レ不^レ服^レ雖^レ成

康文景無以尚之上載在國史。陛下
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
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
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
生成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
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
復盛。澆而復和。不必尔者。何乃清平
枯索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復厚於
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豈於梁
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
由斯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
言人漸澆。訛不及質。據至今應為鬼
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
太宗嘉之。且又崇禮記曰。教者人之

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言萬人
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氣功也若寒
暑以時則禾黍登而秋麥熟若風雨
不節則穰莠殖而糶稗生故教化優
深則廉讓興而義作刑政偷薄則詭
偽起而姦宄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
天也雖萬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

以涼德弊政聽令繁刑而求仁義行
姦先息立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
望禾黍豐穰莠死其不可也立甚明
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
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
上在教之明驗也伏聖惟心無筮苟
九欽和平在念今也復也在思古也

問今歎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樸
尊何思何念得至于斯日聞政不
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
王化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
則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下知人安
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
之至重也則念酷苛酷之官恤人力
之易罷也則念省慘苦之勞憂人財
之易遺也則念減服御之費懼人
有餒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
寒也則念輕布帛之稅慮人之有
苦也則念節聲樂之娛怒人之有
曠也則念節損嬪媵之數故念之又
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

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化於邕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義軒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侔唐虞之聖也。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之德也。則思法率而恤人，法殷之仁也。則思視綱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觀周之興也。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魏之讜議，以致拜平，副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化流行矣。行之又行之，則天下邕熙矣。

于王澤流人心感在慈已及功

夫歌德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

陛下怒已及物而已夫怒者無他以
心變心以身觀身推其所為以及天
下者也故已款安則念人之重擾也
已款壽則念人之嘉生也已款遠則
念人之憚勞也已款富則念人之患
賁也已款溫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已
款聲色則念人之悲曠也今陛下

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還矣念其嘉
生則苛酷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
木之役輕矣念其患賁則服御之費
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米之稅薄
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米之稅薄矣
念其悲曠則妓樂嬪媵之數省矣推
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人之道也始

則怒也。以及乎久終，則念人而又諸已。故怒之人又怒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感而天下不久平者，未之聞也。

十一黃老術
尚寬尚務清靜則人後朴怡和平

夫款使人情後朴時倍清和則算先

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

務儉素不眩聰察不侵智能而已。蓋

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天下

皆可以致清淨之理焉。晉密賤得之

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

故不出閭東海之政成。曹叅得之故

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

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無他清靜
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
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
當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
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
人復樸而俗清和矣

十二化速成

由不變禮
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和
簡易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
聞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
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
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公歎曰夫平
易近人必歸之魯後代其北面事
齊矣則煩簡遲速之明効也伏惟

陛下鑒之

十三端令

令一則行信
誠則化

問端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
王重之慎之然則號令既出而俗猶
未齊者其故安在令既下而心猶未
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
言如響應導之而人知勸防之而人
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且聞王者發端施令所以齊其俗一
其心俗齊則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
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故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一
是則人人之心各異矣於是積異以
生疑積疑以生惑積惑以生亂將欲

令合異折疑去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
出於一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也出於一
人加於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
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
易漫汗之義言歸令如汗漫然一出
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
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

者非獨朝出夕改畏行善止也蓋謹
於始揚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
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
也行於疎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
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況君之令其
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
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

於已ヲ非ズ然レ誠者也凡下之後上也不
後口之言カ後上之所好也カ不後力之
制レ後上之所為也カ蓋行諸已也カ誠則
化諸人也カ速來諸已也カ至則感諸人
也カ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
令不明矣カ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日
見而又カ不信矣カ聖王知其如此故以

禮自修以法自理カ慎其改好重其所
好重其所為有諸已者カ而後來諸人
責於下者カ必先禁於上カ是推之而法
引之而來導之カ斯行禁之カ斯止カ使天
下之心カ顯カ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
已カ故言出則千里之外カ應如響カ令下
則四海之內行如風カ故曰禁勝於身

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於流水之發源，蓋是謂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風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興亡之由

由善惡之積

善惡之積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哉，抑且繫於君乎？

目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天地不能

頓為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為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亡終繫於人也。何

則君苟有トク義トク人必知ル之知ル之又知ル之トク又知ル之トク
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トク
由是積焉君苟有トク惡人立知ル之知ル之トク
又知ル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トク
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トク
君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者トク人也聖王トク
知其然故則天不トク息之道以修トク己法トク
地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トク中トク
也博然如履春氷安人者教其下也トク
博乎若トク駘トク朽索猶懼其末也加以樂トク
人之樂人立樂其樂憂人之憂人立トク
憂其憂トク樂同於人敬慎者於己如トク
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トク亡者自生人トク
以來未之有也且愚以為百王興亡トク

之漸在於此矣

十五忠教質文損益

問忠教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為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勢於相反異乎復扶衰執

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六國家祖述

五帝憲章三代質文忠教大備于今而尚人鮮操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教斯弊其道如何且聞黃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礼教道者無之為之故無失之故無單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礼者有作有

作則有弊レ則有教レ則有令
故殷周相代レ有存損益也損益之教
本乎三才モトツク夏之教尚忠レ本於人モトツク
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
之教也忠之弊其人野教野ノ尊若教
故殷之教尚敬レ本於地ノ道謙卑
天之所生地教養之故曰教者地之
教之也敬之弊其人鬼ノ教鬼ノ尊若父
故周之教尚文レ本於天ノ道垂文
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
弊其人僂ノ教僂ノ尊若忠ノ然則三王之
所祖不同者非教自異而相友也レ快
表教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之
不同雖忠與教各繫於時而質異文

俱致于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立猶水火之相盪，同根於冥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立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代之典。魯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造教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且聞孔子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損益終始，若循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且觀周之弊也，爵賞濫刑，爵窮而秦反用刑，名祿因中絕。及漢難以霸道德，又下表造于魏。晉以還，未有繼而教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

猶利而巧伏願 陛下以繼周為已
任以行夏為時宜稍益質而損文漸
尚忠而殺僂斟酌於教淫律其人使
瞻前而道繼三王顧後而光垂萬葉
則盡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美於上
古矣

十六議祥瑞

辨妖災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災
有妖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
文祥歟將物之妖端生於時政之昏
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灾祥有常應此
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之妖反為福
於太戊大鳥之變竟成禍於帝辛豈
吉凶或僭在人將休咎不恒其道傲

戎之歲安在改悔之效何明又祥必
偶聖後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無灾
亂代或聞有瑞報施之道何得蓋哉

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後邦否非祥
出而後運昌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
後不自作必候遙昏則昏聖為灾祥

之根後瑞為興亡之兆矣文子曰陰
陽陶治萬物皆垂人氣而生然則道
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政
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後瑞
為福先後為禍胎將興將廢實先啓
焉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
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為

瑞為後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傲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誠，以答天鑒如此，則將乂為堙，變災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聰，飛翟雖于斯，宋景有哥，莫或守於心。及乎懋德，以愆身，出善言以罪已，則升耳之異，自殛退，令之變，白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逮矣且。高宗三代之賢王也，有一德之違，立請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立真應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王也，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後之不滅，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

懼誠之不至。是謂休咎在德。吉凶由人。失君道者。祥反成妖。寤天鑒者。灾立為瑞。必然而已矣。抑且又聞王者之大端在乎天地。春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役輕。服用儉。兵甲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者退。聲教日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歲比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姦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雷不味。水旱不節。五穀不稔。百勝不截。儒僂。煩征。稅重。干戈動。刑獄作。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艱。怨讟日。興。此之謂咎。歲比之謂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一木之

佑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信
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
出處上平下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
灾小涂表亂之代生或符小瑞小祥
固未定質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
王者但外忌其政內省其身自謂德
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區々之瑞不
足嘉也自謂政之能五道之能行雖
有鑽々之後不足懼也且竊謂後瑞
發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
不備而書之

十七興五福

銷大極

問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
所以精究天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

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沍
何感而生將款辨行可明本末又今
人財耗費既貧且憂時冰流行或疾
而多思款銷六極致五福豈一代於
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純焉可至
於此

臣聞聖人與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
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極之為德不
動而感不務而化以之中則仁以之
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
濟万物然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
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不及也若
人者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靜
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

前トキハ人得其前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
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
則万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
合カウ細シ縕シ積ツ為壽ス蓄ス為富ス餘ス為康寧ス敷
為トス收ト好ト德ト益ト為考ト終ト命ト其ト美ト者ト則ト融ト
為ト甘露ト凝ト為ト卿雲ト垂ト為ト德ト星ト散ト為ト景
風ト流ト為ト醴ト水ト大ト氣ト叶ト乎ト時ト七ト曜ト順ト乎
軌ト造ト于ト巢ト亮ト羽ト毛ト之ト物ト皆ト照ト耀ト而ト自
蕃ト草木ト鱗ト介ト之ト祥ト皆ト叢ト萃ト而ト繼ト出ト夫
然者中和之所致也若人君內非中
是思外非中是動ト靜ト進ト退ト不得其
中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前人
不得其前慈ト歎ト興ト焉是以君人之心
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

和則為物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和
之氣交錯埋鬱代為凶短折攻為疾
聚為憂損為貧結為惡統為弱其義
者階為伏陰淫為愆陽守為基星發
為暴風降為苦雨四序失其節三辰
亂其行造于穰穰卵胎之生皆交關
而不遂木石草蟲之性皆難糝畢呈

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所致也則天人
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々
然哉且伏見此者兵賦未減人鮮無
憂時涂所加象或有疾

病德宗皇帝病人之憂人之憂於是執
之以廣利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
使易憂為樂變病為和惠化之恩昇

斯而甚也。然曰：竊聞善除害者，察其
本善理疾者，絕其源。伏惟陛下，欲
舒人之憂，先念人憂之所自。欲救人之
病，先思人病之所由。欲知所自，以絕
之，則人憂自解也。知所由，而去之，則
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
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
易和悅。斯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功
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此而作。如
是，可以陶三才，修懿之氣，發為休祥。
一伐鄙夫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
化，夫何速哉。

十八辨水旱之災 明存教

問：狂恒雨，若備恒暘，若此言，政教失

道如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
早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
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
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慶
其誰可從

又問今陰陽不測水旱無常將欲均
歲功於豐凶孰令人命於凍饑凶歉之
食不能也

歲何方可以足其食定色之日何計
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
代之術可明歲焉

目聞水旱之灾有小有大者由運
小者由人由之者由君上之失道其
可灾而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
孰其灾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小大亦

末且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
張有強暴者焉或誅罰不中刑獄有
寬濫者焉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
者焉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焉
或男女且妻有怨曠者焉或鰥寡孤
獨有困死者焉或賦斂之法無度焉
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
氣憤怨之誠積以傷和變而為沓古
之君人者達一災偶一異則收視反
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
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寬濫
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
弃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且妻
無乃有出怨者耶天之窮人無乃有

困死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耶。去
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耶。若有一於此。
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鴻
範云。狂。恒。雨。若。儲。恒。暘。若。言。不。信。不
入。赤。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
塞違。率德。修政。勵。敬。天。之。志。虔。罪。已
之心。則。雖。踰。月。之。霖。淫。時。之。旱。至。誠

可。感。不。能。為。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
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
風。者。有。執。火。反。風。者。有。飛。蝗。去。境。者。
郡。邑。之。長。猶。能。感。通。况。王。者。為。萬。乘
之。尊。居。地。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
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
違。而。况。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

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
堯九年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
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後人
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
嗟之聲而卒有浩劫滔天之災茲
爛石之跡非君上之失道蓋陰陽之
定數矣此且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
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
能違時能輔時也將在乎稟積有常
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
無菜色固之以息信雖患難而人無
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息
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
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

能害故曰人強勝夫蓋是謂矣斯亦
圖之在阜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
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灾成而後
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
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非
家至日見衣之食之蓋能均節其存
食之原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
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
涸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
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歛散之所以
持豐濟凶用盈補涸則衣食之費穀
帛之生調而均之不費足矣蓋管氏
之輕重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
者可謂不涸之倉不竭之府也故豐

稔之歲則貴糶以利農人凶歉之年
則賤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
為九年之蓄若兵甲或動則餽為三
軍之糧上以均天之豐凶下以權地
財之盈涸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
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禳禱之
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

軍
有宰天地以性宰崇山川以幸璧祈
牛龍於玄寺舞羣坐於靈壇徙帝修
城賤食徹樂緩刑省禮務畜勸農分
欽哀多婚施方舍禁此時從人之望
隨時之宜見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罰
可但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
荒必欲保邦於危安人於困則在車

儲蓄充其腹息信結其心而已蓋義十義
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隆而王也

十九息游墮ト勸農桑ト議賦稅ト復租庸ト罷榷鹽ト用穀帛ト備錢ト

卷第卅
六第卅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饒者一婦

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

命繁焉國之貧富屬焉方命人多游

心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迹

未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懲戒於墮

之法失其道耶將敦勸農桑之教不

得其本耶且伏見今之人捨本業

趨未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

就有利也夫人之與ト趨利甚矣苟

利之所ト在雖水火蹈焉雖白刃冒焉

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日禁之人立歸

田壟罷人望，我勦力者日以困負。勞
送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
釋乘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抑而
刺。文至使田卒汗菜室如懸磬，人力
穿地而地利多，藹天時虛運而歲功
不成。日業反覆思之，貴由穀帛輕而
錢刀重也。夫雜甚貴錢甚輕，則傷人
糶甚賤錢甚重，則傷農。傷則生業
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
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
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立阜安。
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
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歲求，歲時
輸納，且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

朱

柝

磬

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
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
家之乘地計穀帛為租庸以石斗登
降為差以及丈多火為等但書估價
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
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功興
則趨末者迴心時手於道塗市肆者
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
可及躬於東作款其浮墮其可得乎
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斂而
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
人豐財矣念異貨之賤度則寡歛而
人著誠矣念奇器之蕩心則正德而
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修

已化人也如此人是必應之如響答
順之如風行斯所謂下令於流水之
源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欲其浮墮
其可得乎

公平百貨之價 陳毅散之法請禁銷錢鑄器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莽粟之估日輕
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價日賤是以

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
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散之節失
其宜耶將帛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
耶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
於工也材物者通商也錢刀者操於
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二者和鈞非錢
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

則農桑困故散錢以銀之則下無弄
殺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
則工商劣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
材棄物矣銀穀得其節輕重便於時
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
有聖智亦未有易此能而理者也方
今開墾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
錢歛穀防險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
伏惟陛下惜之且又見日來人之
所以弊者由錢刀重於穀帛也所以
重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
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
私家銷錢為器破一錢成數錢之利
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官家之歲

鑄豈能勝私家之日銷哉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者也今國家行換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專利則錢不復銷矣此實者今權節重暄之要也

廿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歛

問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歛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歛博勞為逸用富易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來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且聞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歛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自竊觀

前代人廢之負國者由官吏之濫歛也官吏濫歛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一而已以億兆之人奉其一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木之功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味盡文彩之華君之耳目雖涵鄭衛之音厭燕趙之色君之心體雖倦岐漢之樂疲轍毘之遊猶未合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一縱一收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須於方鎮布于州牧州牧達於縣宰下於鄉吏傳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人

等級若是所求既衆所費滋多則君
取其一而已臣取其百矣所謂上開
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此而已
哉盖王君好則臣上為行則下傲故
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
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寡
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

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何堪其
弊此又為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
君之躁靜為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
為人貧富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
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
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
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盖百姓

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
天地在乎君之跡。靜奢儉而已。是以
聖王之修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
有度。聲色有節。遊有時。不佻已情。
不窮已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
故誠茂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
達乎天下。以此禁吏則貪。歛之吏不
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困之人不
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以目所見
其在茲乎。

六二不棄人利

議鹽鐵與權酷
誠厚錢及非稅

問鹽鐵之謀。權酷之法。山法之利。關
市之征。皆可以扶助征徭。又慮其侵
削黎妻。捨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

棄之利於生人取捨之間孰為可者
臣聞君之所以為國者人民也人之
所以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
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
雖聖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
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從天來
是必巧取於人曲成其利則日引

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
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
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
羨之財不入於府庫折毫之計不行
於朝廷者財不慮其利尤開而罪梯
搆然則聖人非不好也利利在於利
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節

欲於中_ニ人斯利_ト矣。省用於外_ニ下斯富_ト矣。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_ニ雖薄農桑_ト之稅_ト除開_ニ布之_ト徂_ニ奔山海之饒_ト散_ニ塏_ト鐵之利_ト立國足用_ト而人富安矣。何則_ト則_ト款_ニ節_ト而用省也。秦皇漢武隋煬之時_ニ雖收_ニ太半之賦_ト徵_ニ運折之租_ト建_ニ權_ト酷_ト之法_ト出_ニ舟車之筭_ト立國乏用_ト而人棄_ト弊矣。何則_ト款_ニ不_ト節_ト而用不省也。蓋所謂_ト山林不能_ニ結_ト野火_ト江海不能_ニ實_ト漏_ト危_ト夫利散於下_ト則人逸而富_ト利壅於上_ト則人勞而貧_ト故下勞則上無_ト以自_ト安_ト人富則君孰_ニ興_ト不足_ト禮記曰_ト人以君為心_ト君以人為體_ト詩曰_ト懷_ニ悌_ト君子人之父母_ト由此而言_ト未有體勞而心

遠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多，必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地一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異風。若棄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歎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歎何歸乎？故

棄之也。如皮盡於毛，下本或不存，與之同也。若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棄利利害，斷可知焉。是以善為國者，不棄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計數之吏，不畜聚斂之目。聞權管之謀，則思侵削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詩詠作。

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國，子民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廿三議鹽法之弊 論鹽商之幸

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溫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則法壞利厚則姦生，則利薄。臣以為為鹽薄之

由乎院場太多，吏職太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殺最貴，賚最貴。院場既多，則各慮其商稼之不来也。故羨其溢而多興焉。吏既職衆，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揚其貨而苟得焉。溫羨則幸生而無厭之商趨矣。貨場則濫作而無用。

之物入矣。所以溫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姦緣課雖存而利失。今若減之其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差謹溫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溫不誘商。則出無羨。鹽矣。吏不乎課。則無濫貨矣。鹽不羨。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張而

利復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且又見自關以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高為鹽。率皆多。截私財。別營禪。賤少出。官利唯求。歟。若居無征。徭行無權。稅身則底於鹽。藉利盡入於私家。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官權。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歸於人政。

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
既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幸人
姦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害
也。今若刺革弊法，汝汰姦商，使下無
傲幸之人，上得折毫之計，斯又去弊
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女四議罷漕運可否

問秦倉上腴赤子，近蜀然都畿府理
征稅不克，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
用給京師，其間水旱不時，賑貸今議
者罷運穀而收脚價，雜戶粟而折稅
錢，但未知利於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
糴於開墾，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恐

以為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為長
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
淮以南逾年旱歉自雒而西仍歲豐
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而傷農困
則艱於發租賤則易於乞糶斯則便
於彼而無害於此且所謂救一時之
弊則可也若舉而為法情以為常且

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
方所湊也萬人所會也六軍所聚也
雖野補近蜀之饒猶不能及其用雖
田有上神之利猶不能充其糧况可
日削其穀月蝕其食乎故國家歲漕
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粟以
賑焉所以賑開中之人均天食之食

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捨利害
 可明。蔽之夫賁。斂糶之噴。省漕運之
 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故久而
 不勝。其害。輓漕。淮之租。贖。關。捕之食。
 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故久而不
 勝。其利大。九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
 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
 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
 不成。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
 非他。蓋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漕。舟
 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
 大會矣。此臣所謂若以為長久之法。
 則不知其可也。

制法 共五立制度

節財用 均貧富 禁靡弊

起廉讓

問夫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
天正年
以有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
人力屈於嗜欲故不足者為姦為盜
有餘者為驕為淫今欲使食力相充
財欲相稱貴賤別而禮讓作貧富均
而廉恥行作為何方可至於此

且聞夫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
者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
本乎制變而已夫制變者先王所以
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
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
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
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
及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

則及傷乎人之生焉。故天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若馬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備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為害也。此所以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

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變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變而別也。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婚祠祭之變，自上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以之，備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欲，而貧困凍餒姦邪盜賊盡生於此。

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貴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羞，財力無消，屈之弊，凶富安溫，飽煖，恥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民，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之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

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守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食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姦，聲艷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貴淫刑攻之，既好不守，其度則奸，行之貨滿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

說諂之言。衆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
 其度。則不_レ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
 然則安得_レ不_レ內_レ固_レ其守。世於城池外
 仿其攻。甚於竊或焉。將在手。寢食起
 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_レ化_レ之
 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_レ孚。此之謂也
 廿六卷。動植之物
以豐材用 以致祥風

目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久
 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
 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
 乏用矣。先王意其及此。故川澤有禁
 山野有官。養之以時。取之以道。是以

霜
 野
 冬
 嚴
 乃
 冬
 乃
 冬
 乃

野
 未
 置
 網
 不
 布
 於
 野
 澤
 鷹
 隼
 未
 擊
 增
 不
 施
 於
 山
 林
 昆
 蟲
 未
 擊
 不
 以

然者
盤壞戶
霜落
草木
黃落

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漢不竭澤

不令國至於舞卵埘蟻五穀百果

不中致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

鼈不可勝食矣材貨器物不可勝用

矣臣又觀之豈直已若此而已哉蓋

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

獸不狘胎卵可窺麟鳳効靈龜龍為

畜者亦由此塗致也

大七請以族類求賢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之

者因不思効其用然而兩不相遇其故

何哉今欲求之辨之其術安在臣聞

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

思効其用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

齋

用而無由者豈不以貴賤相懸朝野
相滿堂遠於千里門深乎九重雖目
有樓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致
之念無因下起上下茫然而不相遇
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
賢所以從古以來亂多而理少者職
此之由也以為求賢有術辨賢有方
方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養而匹
近取諸喻其猶線與針矢與弦乎線
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
無針弦求自致豈不可得也夫必以
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
類求必以類至此亦由水流濕火就
濕火燔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義

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
正直尅己者必朋於正直不朋於頰
邪以貪冒為意者必比於貪冒不比
於貞廉以悖悖肆心者如狎於悖悖
不狎於恭謹何者事相害而不相利
性相凌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倫人
物常理必然之勢則賢與不肖以然

知之伏惟陛下欽求而致之也財
思因針待強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
察流澁就燄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
自來審其徒必群分而自見來之
術辨之方於是乎在矣

女八專賢

請厚禮以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後造日求賢良何則奇

得者率尋常之礼所来者非師之
依豈時トシハ一入賢乎將求之ルベク不得其道
乎カ且聞致理之先セ於行シテ道
之本モトツル於得賢ル之由ヨリ乎審礼
若礼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
朝テ於彼故黜位而面而事則師之礼至
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則交之礼至
矣展生幣之礼盡捐讓之儀則大
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
右之才至矣端几據杖以令シ焉則
斬ニ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交
者王得交ニ且者霸得交ニ右者弱得斬
役者亂ニ然則求師而得交求交而得
自者有矣未有求且而得交求交而

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王而
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
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為不可
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
為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
款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
焉况於開帝王之業無無疆之休焉
無尊賢之風師丈之休則安能強英
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
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興
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美
盡善之事畢矣

廿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項者果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

算匪賢能授以官軍聞以績將久不
易知耶將容易所舉耶 臣伏見項
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
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
狀咸命以官諸其數誠得多士之
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
舉擇慎審之由賞罰必行自
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
人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
有遺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
賢之歎也伏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
量其短長之材授以出處之職然後
明察臧否精考殿取得人者行進賢
之賞課舉者坐不當之事自然上下

精詳遠近。懲勤謹閑。舉以相保。責備
懷以相求。俾夫草靡風行。達于天下。
則天下之耳盡為。陛下聽。天下之
目盡為。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
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後官得其
才。事其才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
拱而天下理矣。

卅審官

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
成。將欲正之。其失安在。大官既備而
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與
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小大繁簡之殊。
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政立。
枉其能則事平。故先王定廢官而後

求之使乎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
入仕使乎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
者才雖卑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
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
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亦雖
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
者狸搏武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

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稱
及豈不宜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
長審委官之大小俾操鑿柄者無圜
方之謬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
人盡其能職修其要彛備曰序委績
曰凝又何患乎事不舉而政不成哉

世一夫官之人

由不慎選小官也

問國家台衮之材臺省之器胡然近
日稍乏其人將欲教之其故安在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
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材選於御史遺
補郎官_{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秘著校正畿赤簿
尉雖不盡是十恒六七焉然則畿赤
之吏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秘省之
官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貴望
者乃表郎之推備公卿之監觴也則
選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秘
著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唯以
資序求不尚擢其器能不研覈其才
行至使頃年已來臺官空不知所取
省郎闕不知所求豈唯乏賢誠亦發

事且以資存得者僅能泰於薄饋以
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鈔黃臣必台袁
之才臺省之具十年已後稍乏其人
又頃者有司懲起竟之流杜徵幸之
路得進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
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為文推以
教弊蓋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
有司類於捕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
守以為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
雖資存皆審其任而名實算得而聞
故每臺省缺資曾算擬議則守文之
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艱革其前
失資函郎推輪之本疏公卿監觴之
源如此則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劇

之職不足人矣

卅二議無官遷次之遲速

問先王建官并降有制遷次有恆此經久之道也或云善貴爵者不踰時月

又曰為官吏者可畏子孫豈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是也今欲速遷而勸善惡誘躁求之心將令

久遠而望功慮典滯用之歎疾徐之

制何以為中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

者三年有成彛典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此明雖聖賢為政未及三年不能

成也雖聖賢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

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

由此而論為官吏者不可速遷也不

可久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未立，
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
發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
不黜，而勸善之法缺，懲惡之典隳矣。
大凡內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取
天子共理者，算先於二千萬乎？且竊
見比來諸州刺史，未有兩考而遷者。
豈為善成，政之速，於聖賢耶？將有
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遽也。
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豈善惡未著，
算修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
耶？不然，何將之遲也？臣伏見順宗
皇帝詔曰：凡內外之職，四考遷，斯
實革命之辭，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

為吏能有聞者既已四考遷之政術
無取者亦直考四黜之將欲備其名
辨其實則在 陛下辨此察之吏賢
考課之官使別其否咸明如白黑仍
命曰總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遷
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
大方致注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
惟 陛下試垂意而察焉

卅三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為日久矣今吏多於實
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姦偽
日起其計何生馳騁日滋其風何自
欲何吏與貪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
起覺巧監之弊銷公平政理之道長

妍蚩者不能欺於藻鏡。錙銖者不敢
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臣伏見吏部之弊為日久矣。時皆共
病。不知其然。臣請備而言之。臣聞古
者計人以貢士。置官而畧吏。故官不
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貴必參相得。
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
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
者衆。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
入。貢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姦慝日
生。斯乃為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
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
公卿辭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
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

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已上，
歲羨千數，悉委吏曹。按資署官，
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其實區別否
臧者乎？至使近伐以來，浸而成弊。真
偽爭進，共蔽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
限得年之格。未能者淹滯而不振，巧
詐者因緣以成姦。此為為弊之一端
也。今若復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
署其吏，則委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
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委乎
士，不之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
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之官，則趨覺巧
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
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

鑒別照不疲而易明矣。与夫千品折
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高也。得
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為莫煩刻弊
算尚於斯。

世田牧宰考課

議殿竄未精又政不出也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宰之材
且既得又使之為政何則撫字之方
尚未副我精求之首疲困之俗尚未
知我勤恤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未
理備陳其故以革其非官聞王者之
設吏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吏官之
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為急蓋以邦之
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風教由之而
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

故与夫委官之寄。輕重不可有致也。
臣伏見陛下勤恤黎元之志至矣。
換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
尚未剖。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
尚未稱。陛下換擇之旨。非人不求。
理非不稱。官以臣竒。窺粗知其由
矣。臣聞賢者為善。不待勸也。何哉。性
不忍為惡耳。愚者為不善。雖勸而不
遷也。何哉。性不能為善耳。賢愚之間。
謂之中人。之。之。可。正。可。下。勸。正。
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
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
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
是知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况夫

下收率中人者多去惡遷善皆待勸
沮伏以方今殿寂之法甚備黜陟之
令甚明然則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甚
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
甚精則成否同貫亦甚行則善惡齊
黜雖有和璞之真不能識也雖有奇
羊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溲

亦將失善也苟未勸沮或未懲故望
副。陛下勤恤之心稱。陛下慎擇
之旨或恐難矣且反請以古事驗之
且聞唐虞之際也敦求俊又而四凶
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
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至聖
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

曲為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施則變
香為臭使蘭化為蕪也且聖人之為
理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
而去之乎將在夫秉其樞操其要刻
邪為正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
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
之盡無成此功者非他懲勸之所致
耳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且又見者
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刻之理人亦
足成政所未至者又有其由臣聞牧
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
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施張
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
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宰之權受

制於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選
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
行况又力促限賦歛之期。以事之費
省為求。不以人之負富為度。以上之
後急為節。不以下之勞逸為程。縣畏
于州。州畏乎使。雖有仁惠何由撫。
此猶來舟楫而望濟河。絆驥而求
而求致速。日思龔黃卓魯。復生於今
日亦不能為理矣。

蓋使百職修皇網振在乎革填然之俗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網施而不
振。顏俗蕩而不還者。由君子謹直之
道消。小人填然之道長也。臣伏見近
代以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為

明_レ智_レ以_レ柔_レ順_レ安_レ身_レ者_レ為_レ賢_レ能_レ以_レ真_レ言_レ
色_レ行_レ者_レ為_レ狂_レ愚_レ以_レ中_レ立_レ守_レ道_レ者_レ為_レ凝
滯_レ故_レ朝_レ寡_レ敢_レ言_レ之_レ士_レ達_レ鮮_レ執_レ咎_レ之_レ臣
自_レ國_レ及_レ家_レ席_レ而_レ成_レ俗_レ故_レ父_レ訓_レ其_レ子_レ曰
無_レ介_レ在_レ以_レ立_レ仇_レ敵_レ况_レ教_レ其_レ弟_レ曰_レ無_レ才
立_レ以_レ實_レ悔_レ尤_レ識_レ者_レ腹_レ非_レ而_レ不_レ言_レ愚_レ者
心_レ覺_レ而_レ是_レ助_レ至_レ使_レ天_レ下_レ有_レ自_レ者_レ如_レ瞽
也_レ有_レ耳_レ者_レ如_レ聾_レ也_レ有_レ口_レ者_レ如_レ含_レ鋒_レ刃
也_レ填_レ然_レ之_レ倍_レ一_レ至_レ於_レ斯_レ此_レ正_レ士_レ真_レ且
所_レ以_レ遲_レ截_レ而_レ長_レ太_レ急_レ豈_レ直_レ若_レ此_レ而_レ已
哉_レ蓋_レ慎_レ然_レ積_レ於_レ中_レ則_レ職_レ事_レ廢_レ於_レ外_レ強
毅_レ果_レ斷_レ之_レ心_レ屈_レ畏_レ忌_レ因_レ情_レ之_レ性_レ成_レ反
謂_レ率_レ戢_レ而_レ舉_レ正_レ者_レ不_レ達_レ於_レ時_レ宜_レ當_レ官
而_レ行_レ者_レ不_レ通_レ於_レ事_レ變_レ是_レ以_レ毀_レ敗_レ之_レ文

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
設望善者勸。惡者懲。百職修。万事舉。
不可得也。然。臣以歷代之類。倍非國
朝不能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
能振也。振革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
人之黨。唯利是務。若利出於煇。默
則煇。默之風。火起。若利出於謹。直則
謹。直之風。火行。亦猶冬日之湯。夏日
之陰。不召物而物自歸之者。無他。以
溫涼之利。所存故也。伏惟陛下以
至公統天下。以至明御群臣。使情偽
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謹。直強毅。
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煇。默長
忌吐剛。石乘者。推而遠之。使此有利。

彼無利則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
俾人曰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
則百識修方事舉皇網振顏倍孩太
平之風由斯致矣



